常平倉考
義倉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常平倉考

（荒政叢書之八）

俞森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同一版本墨
海在先故據以排印

常平倉考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家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鎰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鎰百萬。春以春耕。夏以夏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守國者。守穀而已。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國貧而用不足。以價取之。則積藏困窌之粟。皆歸于君矣。是故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內守國財。而外固天下矣。

呂祖謙曰。古之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遇歲有不登。爲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

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到春秋。一不登。則乞糴于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已敗壞。管子輕重一篇。不過君民互相攘奪。已非君道。到後來斂散之權。又不能操。姦民幸凶年以害民。至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之法。又殆數等矣。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收百五十石。大熟收四倍。有六百石。除食用二百石。則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五十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約如其數發之。非謂小熟之所斂。必待小飢而發。大熟之所斂。必待大飢而後發也。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馬端臨曰。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强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諺曰。國家不取。必爲兼幷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董煟曰。今之和糴。其弊在于籍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爲市。最患者吏胥爲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監賠之患。紛然而起。故糴買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于民。以逃曠責。是其爲糴也。烏得謂之和哉。至于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馴致積爲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董煟曰。漢常平止立于北邊。李唐之世。亦不及江淮以南。惟宋常平法。徧天下。

邱濬曰。常平法非不善。然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斂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于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往莅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地。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定

于官。視年豐歉。隨時糴糶。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用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陳龍正曰。百物之值。以米爲主。常平不惟能平米價。米價平。諸食貨之價。概不過昂。過昂則人不食之矣。米不得不食。而他物可以不食。故常平倉者。兼平百物者也。宏羊作平準。欲平百物。而愈不得平。惟平米穀。則他物自平。本末異操也。利上與利下異心也。人臣主于利民。國之寶也。主于利國。國之賊也。宏羊者。李悝之罪人也。

蔡懋德曰。或嫌官與民爲市。必當減價以糴。不知減價之名。徒致爭鬨。孰若稍收微息。多儲新米。米多則價自減。糴平則人不爭。爲更便乎。蓋貴設法使米有餘。不在減省錙銖見德也。

元帝初。天下大水。關東諸郡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之。

陳龍正曰。常平原以平糴。乃伸縮其權以利民。非爭民利也。元帝聽諸儒議。因荒歲罷之。豈歲荒因設常平之所致乎。恐此後民飢益失所賴矣。唐趙贊云。自軍興而常平廢。垂三十年。民遇荒輒斃。頃兩京置常平。雖遭水旱。米不騰貴。德宗遂令天下皆修復之。觀此則常平不惟盛時宜建。卽荒迫中稍有隙暇餘資。便應料理。惟在上人節縮浮費。以爲糴本耳。何漢儒之愚乎。

應撝謙曰。穀石三百。人至相食。常平倉何在。不過吏以爲市壟斷漁利耳。此其所以可罷也。

後漢作常滿倉。立粟市于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廩環積。既欲置常平倉。議者多以爲便。劉般言。常平外

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

馬端臨曰般所言卽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于孝宣時蓋至東漢而弊已如此矣

晉武帝時穀賤而布帛貴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泰始二年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遠通其制更令國寶散于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貲蘊重積以筦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不禁也

北魏孝文帝時祕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而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于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田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給科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三十斛甄其正課幷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隋開皇間衞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權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著爲令

董煟曰。今之常平義倉。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積久不發。化爲埃塵。非但支移之弊而已。唐開元中。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代宗時。劉晏爲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皆倚辦于晏。晏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貴賤之權。悉在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晏權鹽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罷鹽官。立常平鹽法。德宗時。趙贊言。自軍興以來。常平倉廢。今京城已置常平倉。請推而廣之諸道。兼儲布帛絲麻。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

董煟曰。常平和糴。救荒實政。然嘗觀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迫蹙。鞭撻甚于賦稅。號爲和糴。其實害民。今之和糴者。可不鑒懲此弊乎。

元和間。孟簡言。天下常平義倉。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太和間。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以枉法論。

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景德初。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貴賤。量增減糴糶。三年以上不糶。卽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荊湖、川、陝、廣南、悉置焉。唯沿邊州郡不置。數年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數移用。蓄藏無幾。自景祐慶歷中。數以賑貸。詔不復取。常平之積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耳。宋初。常平領于司農寺。景祐初。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史。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

仁宗初卽位。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慶歷元年十一月。以京師穀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四年正月。詔陝西穀貴。其令轉運司。出常平倉米。減價以糶。皇祐三年十二月。詔天下常平倉。依原糴價糶。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賞。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乞詳定常平制度。疏略曰。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饑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爲立制度。在乎量州郡之遠邇。計戶口之衆寡。取賤出貴。差別其饑熟。信賞必罰。責課于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斂導之時。禁其爭利。至于蜀、漢、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巖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盈虛。限回易之歲時。虞其損敗。制立典之侵刻。督以嚴科。則瘠瘦可充。饑饉有備也。

韓琦論。自來常平倉。遇年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出糶之時。令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付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唯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或五升。或一斗。故民受實惠。未曾見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糴常平斛斗者。

慶歷二年。余靖疏。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眞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以來。

于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害若于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眞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概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濟飢荒此固常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賞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于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勅命施行

熙寧初王安石新法行以常平錢穀一千四百萬貫石盡散作青苗本錢諸路各置提舉一員以朝官爲之勾管一員京官爲之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而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只有常平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爲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元祐初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錢立給斂出息之法下諸路申嚴州縣抑配之禁

司馬光言。常平之法。此乃三代良法也。向者有州縣缺常平糴本。雖遇豐年。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故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董煟曰。常平錢物。不許移用。謂他費不許移用。至于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災傷去處。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蘇軾奏。臣在浙江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飢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

董煟曰。軾之法止及城市。若使鄉村通行。方爲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倍乎。

顧茂猷曰。若流民已至。則不可執此。惟未至餓莩流離時。用此最妙。

陳龍正曰。官米多。則可握市價之權固也。然此僅救中饑中戶之一事耳。大饑之年。下戶無錢在手。雖

減價不能糴。是常平之米。止及中戶。偏遺下戶也。況鄉村之民。遠望城市。卽中戶得糴者亦少。救荒各隨其時。隨其地。尤當隨其人。以子瞻之慧。乃欲執一己當日所爲。而盡廢諸法。不已疎乎。董煟謂止及城市。又云賑濟自有義倉。蓋亦善其論常平之意。而譏其不能通于常平之外也。

李覯論平糴。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爲農常糴而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糴。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糴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愛其穀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糴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才解。而日輸于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窶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未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糴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爲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于是不下流。而民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爲而作也。管仲行于齊。李悝行于魏。耿壽昌行于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及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茲全

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姦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于賈人至春出糶。寡出之則不足于飢也。多出之則計日而盡也。于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于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于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也。

孝宗乾道間。知長沙王師愈。論和糴之弊。疏曰。和糴之法。本欲利民而足用。湖南行之。乃大不然。其名則美。其實則重爲民害。始也無見錢以爲糴本。或給官誥度牒。或給三合同關子。或給乳香茶引。令州縣變轉現錢。不免强敷之于民。甚者撥有名不可催之積欠。從而追擾。其爲害一也。次則以本錢不足。或低估價值。或多量升斗。出納之際。加以官吏欺弊。其爲害二也。終則裝發綱運。顧船水脚之費。無所支破。又從而取之于民。若運至荆、襄間。泝流而上。江路遼遠。水淺灘多。動經年歲。所費又倍之。其爲害三也。是故民之所憂者水旱。所喜者豐年。今則豐年之憂。乃甚于水旱。以三害若此耳。臣又聞每歲諸路漕運。自可足

一歲之用。只陷折至百餘萬石。遂和糴以補其缺。誠能措置漕運。不致陷折。雖免和糴可也。縱不能全免。或不能已而爲之。明撥本錢。及支破起綱之費。庶幾事舉而民不被害。

理宗時。黃幹知漢陽。上奏略曰。今之守令。爲救荒之策者。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爲低昂。則客旅稅戶不肯出粟。若聽其自爲低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小民當豐穰之歲。必父子竭作。然後可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亦有相與枕藉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爲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千餘石。僅足以解總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行旅收糴。素未嘗蓄積也。自前知軍孫昉。首糴萬石。知軍王從繼之。亦糴萬石。今歲大旱。偶米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郡帑。借貸緡錢。糴客舟稅戶米三萬餘石。漢川縣亦糴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頓貴。藉此六萬餘石之米。發以賑糴。每戶數石。則亦可以及萬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信其爲天下之大命也。

金世宗語戶部曰。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于他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濟。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章宗時。省臣言舊制。豐年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減市價十之一以出。所以然者。恐物賤傷農。物貴傷民。增之減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況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

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元監察御史建言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漢賈誼言于帝曰世之饑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今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胡以相恤文帝大感誼言詔開籍田親耕以率天下之民爲蓄積預備之道西漢之末太學生劉陶亦嘗獻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迨乎東晉元興之間三年大饑至于臨海永嘉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而餓死以此言之金玉何用哉此古人所以蓄積糧儲以爲當代之急務而斯須不可去于是義倉之所由起也常平之設始于漢耿壽昌建言創有此舉自後隋唐襲而行之事行之後以其公私富贍水旱無憂誠爲萬世愛民之良法自唐宋到今所以爲不易之政也且常平之舉我聖朝每形于詔旨蓋所司奉行有所未至而未效其事豈非國用浩繁糴糧之本未暇及與且天災流行誠不可測卽今中外諸路每歲所收糧斛僅了銷用比至歲終倉如懸磬倘如亡人所言忽有堯水湯旱之災百慮千思不悟弭饑之術卑職管見國家建立臺憲糾察姦邪本以爲民其追到大小官吏贓罰雖是取與不應之贓原其所自皆朘剝民之膏脂合無將三臺追到贓罰各隨所屬撥爲常平倉本豐年米賤比照市直兩平收糴歉歲穀艱價依原鈔開倉出糶立法關防禁絕抑配詭名冒糴如此庶幾官本不失民受大惠公私之際一舉兩成豈惟折富豪趨利遏糴之姦萌實安小民妻小流離之大患爲國之大政舍此無先

張光大常平倉論常平者荒歉之預備無傷于農有益于民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故遇水旱霜蝗之變民無菜色不至于流離餓殍之患此古治民之良法也夫豪家巨室爲富不仁惟望荒年饑

歲閉糴圖利誰肯以仁德濟人若常平一行可以遏塞富豪趨利之心而米價自然平矣既平則諸物價直無復高矣又常平出糶之際無抄劄戶口之煩飢民湊集之擾此其所以爲良也聖朝屢頒明詔而當言路者亦已嘗建言文非不明意非不善也蓋爲有司奉行不至視爲具文原其所自亦糴本之未立耳若以御史所言將三臺追到贓罰各隨所屬撥爲常平糴本此亦返本還原仁民之良策又僧道度牒古者平時不輕出必俟緩急之際故宋淳熙歲荒給降度牒博換米穀以濟飢民亦備荒救民之活法矧今朝廷亦降度牒發下諸郡但爲僧道者每道納免丁錢至元中折納鈔五錠莫若酌古準今申明朝廷將所降度牒免丁錢改擬願爲僧道者每度牒一道以免丁錢約量出米若干永著爲令在城者輸之于路倉屬縣者輸之于縣廩方許簽剳如此攢積以爲常平之本又復將三臺贓罰斟酌多寡均分路府州縣一依常平古法視歲上中下熟收糴相參收貯無歲不糴如遇凶荒發糶盡絕則又將所糶價錢于有米去處收糴依彼中糴價登答水脚盤費錢數循環糶糴以濟飢民二者兼行則常平糴本立矣而施惠之策又在當人何患乎米有限而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端本澄源若本源不清則弊生滋蔓民受其害謂如收糴之時若驗稅科糴增損價值則有司官吏因緣爲市糶者亦不甘心如能照依鄉原市價依法收糴或每升增答分文價錢劃便支付不致剋落以誘其來則人心亦樂願糶矣又須于糶糴之際革其監臨者附歷批號之需及高量削刻斛斗之病如有近上人戶勢要公吏祇候人等詭名冒糴頓買者事發到官量擬科斷仍將所糴米糧倍徵還官價錢斷沒如此則姦貪有所儆畏細民均沾其惠方可爲復

古之良法。苟或不然。反爲民病。爲政君子。果能深味常平之意。實能行之。則可以固邦本。結民心。甚爲萬世之長策也。

明宏治某年月日。林俊請復常平疏。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于不給。無他。積之有預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于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六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冒領。適長市道之姦。抵斗追還。竟諧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衙所。姑未槩論。試以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尙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羅本羞澀。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況今法日以弊。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羣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而復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處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正體。彼善之法。冠帶尙義。猶可行耳。伏望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廣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餘。垂仁加卹。特

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官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于順從其不願官帶願立表義牌坊者出穀二百石亦容蓋豎不限不停以補官乏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姦無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强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凶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揣情實猶重并窩藏强盜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由撫按參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廒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糶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糶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戶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領給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糶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仍引查宏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飢民稻穀量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

另廒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糶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衙所常平亦依此法衙一萬石所二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參定殿最軍職管事酌取去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冢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略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義似亦有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惟聖慈留意

呂坤積貯條件曰穀積在倉第一怕地濕房漏第二怕雀入鼠穿此其防禦不在人力乎大凡建倉擇于城中最高處所院中地基務須鏹背院牆水道務須多留凡隣倉庾居民不許挑坑聚水違者罰修倉廒一倉屋根基須掘地實築有石者石爲根脚無石者用熟透大磚磨邊對縫務極嚴市厚須三尺丁橫俱用交磚做成一家以防地震房須寬寬則積不烝須高高則氣得洩仰覆瓦須用白礬水浸雖連陰彌月亦不滲漏梁棟椽柱務極粗大應費十金者費十五二十金一時無得固利苟完數年卽更實貽之倍費故善事者一勞永逸一費永省究竟較多寡一費之所省爲多也以室家視倉廒者當細思之

一風牕本爲積熱壞穀而不知雀之爲害也既耗我穀又遺之糞食之甚不宜人今擬風牕之內障以竹篾編孔僅可容指則雀不能入倉牆成後洞開風牕過秋始得乾透其地先鋪煤灰五寸加鋪麥糠五寸

上幔大磚一重。糯米雜信。浸和石灰。稠黏對合磚縫。如木有餘。再加木板一週。缺木處所。釘席一週可也。

一假如倉廒五間。東西稍間。各用板隔斷。與門楣齊。穀止積于四間。留板隔東一間。如常閑空。值六七月久陰氣濕。或新收穀石。生性未除。倘不發洩。必生內熱。州縣官責令管倉人役。將穀自東第二間起。倒入東一間閒空之處。一間倒一間。是滿倉翻轉一遍。熱氣盡洩。本味自全。何紅腐之有。陳龍正曰。米力難久。積必用穀。北地高燥可窖。東南必藏之秫中。築基高圍草厚。十餘年後。味彌佳。

一倉斛。依洪武年間鐵樣。用木造成。邊角以鐵葉固之。以防開縫。仍用印烙其四裏。以防剜空。但有不係官烙。自作矮身闊口及小出大入者。坐贓重究。

一本倉禁用燈火。不許積柴安竈。官吏以下飯食。外面喫來。不得已者送飯。如違重治。

朱健國朝貯糴論。古之積貯者。藏富于民。而今之積貯者。藏富于國。古之積貯者。導利于下。而今之積貯者。專利于上。在下則民自足。而君有賑恤之恩。在上則君有餘。而民無周匱之望。是以唐虞盛時。雖有九年之水。而未始無倉廩府庫之充。觀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可徵也。成周盛世。雖有軍國之需。而未始無三年九年之積。觀水旱凶荒。民無菜色。可徵也。厥後管仲之在齊也。通輕重之權。立聚散之法。似矣。而乃陰為富國之謀。李悝之在魏也。量豐凶之節。制糴糶之政。美矣。而何救于地利之盡無已。則賈誼、晁錯、耿壽昌之策乎。誼欲驅民以歸農畝。而仰末技。此上策也。誼之說行。當無一夫耕而十人食之者矣。錯欲使民入粟塞下。以開鬻爵贖罪之路。此中策也。錯之說行。當無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者矣。壽昌欲立常平

倉。使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此下策也。壽昌之說行。當無官常有餘。民常不足之歎矣。唐、宋以來。雖有義倉社倉之說。大率皆常平遺意。自熙寧以後。散爲青苗之本。南渡以來。取爲軍國之需。不能救民。而且害民矣。自今觀之。蓋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與貧民通。而訐爲詭詞。貧民必甘與里胥市。而覬爲減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斂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寧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故粟竭于官。有出無入。約爽于民。有貸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後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備。凶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饑。願糴者與之。而無所强。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其利常周。其本不仆。故公私兩便。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每豐而糴。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廉吏。而主其衡。糴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糴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斯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飢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糴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答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于漢。義倉立于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暫起而即廢。至宋于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雖然。亦在行

之者何如耳。國朝于所在州郡。立預備倉。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議令每鄉立社會。以貧富出粟有差。凶札則散之。則義倉之意也。夫茲二法者。業已備之矣。然或始詳而末弊。或乍創而旋墜者。何哉。守法者偷。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斛入者乎。城旦者。必以粟贖乎。即有之。能十而一乎。則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贖鍰。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每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綏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祲。雖有愷悌之長。斂手而已矣。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以實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上固以輕民命矣。且平日稱爲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橫加箕斂。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已定。復加以罰。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況暇言備。即或有勸令富家出粟。廩貧民者。捐瘠滿壑。啼呼滿路。更非獨無睹聽。而所斂者。又非粟也。所廩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體在澤谷。而其膏血在吏筐橐矣。蓋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備法有常。今當俟歲少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新議爲也。夫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即溝澮不足恃。然汪洋演漾者。在數里之外。而桔槔浸灌。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瀦多而激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于預備倉所入。循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暫聽輸價。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入。

母出子入。期以平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懼貸而責取之擾也。蓋常平者上捐金以爲母而今上不費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會之制。一如嘉靖中令。令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不足。視其不足而假之。視尤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于里也。猶取食于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居豐多糴以泄輕。故農不傷。遇災多散而廣惠。故歲不病。爲今時之計。實無出于此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姦。積儲民間。侵牟易耗。則奉法者事也。杜後患文彈治之。孰敢不懲。

汪道亨分陝常平倉議。

一貴糴賤糶。此常平法也。與社倉公廩不同。蓋社倉聽里社居民斂散。公廩聽有司積貯備賑。而常平法。可以補二倉之所未備者。今止責之各郡。昔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以故此倉約法。悉聽各郡守隨宜處置。務在便民。而銀穀之成數。每年只憑府册循環查攷。更不另行州縣。以滋煩擾。

一繕修倉廒。較勘斗斛。諸法悉照公廩議行。但社倉公廩。或春放秋收。或分給賑濟。或量行取息。出陳易新。悉從里社州縣隨時酌處。若常平則只用糴糶一法。穀賤依時價量增。以利農人。穀貴依時價量減。以利貧民。此外不必逐件一權子母。致難勾稽。簿書重煩。收放糴則銀出穀入。糶則穀去銀還。兩者循環直截行之。庶爲省便。

一全陝府州收入不同。價值難一。當此糴穀之時。宜令斗行人等。每日從實報價。消長。穀有高下。價有低昂。一憑時估而量爲增之。不拘穀粟。各從其類收貯。但要乾圓潔淨。能耐久儲。不許攙和溼粗。倉庾務須高爽堅固。脫遇年歲屢豐。不便糴買。就使一二年貯之不動。或量加翻曬。免致紅腐。斯爲得策。

一各府屬州縣收穫有豐歉不同。或于豐收地方糴買。運入府倉。或量糴粟登簿。收貯州縣倉。俟明歲青黃不接。照時價量減以糶。悉聽各府隨時酌處。但吏胥弊竇多端。如預備倉糧。聞官府於出陳易新之時。行令小民關支。而猾吏作姦。輒曰小民不願。久之。自不得不聽吏胥積猾。詭名冒領矣。此蒙蔽之爲害也。今惟現銀出糶。自無欺誑。每年亦宜斟酌年歲豐歉而調劑之。如遇豐年。小民不甚乏食。或十石。或五七石。聽民間時估糴買。荒年米穀騰貴。其時減價出糶。各府官當選委廉能。務要着實稽查嚴禁。只許貧民。不拘升斗。陸續買糴。多亦不許過五斗。或一石。如有衙門積猾。市肆牙行。及富豪之家。希覬價減。暗行假名收買。盡法懲治。穀雖糶而非賑。而暗減其值。是亦不賑之賑也。其極貧之家。無銀赴市者。又聽社倉公廩分賑之。而此倉一糴一糶。出入銀穀之數。須會計明白。凡遇出糶事畢。除扣下糴本。已足常平舊管原額外。但有餘剩銀兩。一一登之簿籍。另作常平新收項下。下次又爲糴本。以後再用以糴。再糶以還。悉依此例行。又或大荒之年。計算米粟若干。只依時估出糶若干。已足原額糴本。而其餘穀粟。即用以分賑極貧之人。亦無不可。其出入升斗等秤。須勘較畫一。不許擅用私置。或虐取鄉民。或虧短糧石。或冒費官銀。或僞增虛數。如承委各官。容隱輕縱。慢不稽查者。聽該府從重參究。行之得法。衆口稱平者。重加優異。轉

報各院。另行薦奬。庶勸懲之中。寓鼓舞之意。而良法不致湮廢矣

一鄉民有上納錢糧缺銀者。以乾潔穀粟。或車輛推挽。或挑負。不拘多寡。徑赴倉所。比市增價若干。委官用平斗隨到隨收。不許類集。致令鄉民等候。以遏其再來。每日辰時。委官到倉。不許衙役恐喝刁難。量穀見數。即時登簿。某人穀若干。該價若干。註于本人名下。逐名按數平準包封給散。如有折耗。開明官認。願即領銀者。登時支給。不許類數總放。致有豪强作弊。而柔善者反不得實數。以阻其出糶之意。如穀多者。或作數次零運。登記簿册。總記若干石。一起領銀者。亦從其便。如市糶則照依時估。嚴禁牙行街棍。詐稱官糶。蠹弄鄉民。此在委官用心訪察。以剔其弊。

一每遇春二三月。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出糶。倉穀不必上市。惟出示曉諭。明寫穀每石折米若干。市價若干。今減若干。俱要從實作數。不許有名無實。凡鄉民願糶者。出足色銀兩。自一錢起至二三兩止。不分多寡。于每日天明時候。赴該倉委官亦於此時到倉。用較定平等平準稱銀。不許加重分釐。委官挨次收受。包封登簿。某人銀若干。該穀若干。給以圖書印票。聽其支穀。收銀畢。開廒放穀。用準斗準斛行概。不得用手抹量。致有高下之弊。每日辰時。委官入倉。至午未時止。收銀一次。放穀一次。倘人多穀多。或委一官收銀。一官支穀。不許耽誤農工。尤爲便益。如無絲銀。即以成色銀折算。以免傾銷銀匠。暗竊虧折之弊。若鄉民糶穀出倉。嚴禁宗室富家。街市豪右。衙役里排。務主歇家人等。敢有指稱欠債逋糧。工食差糧。截賠酒錢等項。邀奪質當。及市肆龍斷。每日更名。換人多糶。過十石以上。營利者。訪出。或許發拏究。問罪完日。枷

號一月。宗室家人。一體從事。計稟人役。賞穀一石。作數開銷。不得市恩姑息。其中事宜開載未盡者。聽該府隨時斟酌施行。

一重糴本以垂永久。本司自受事以來。清查織造工料等項。實省在庫銀。及本司贖羨銀。共一萬五千八百有奇。除量酌分發八府一州。趁時糴穀。入常平倉。各宜置底簿二扇。一註糴本銀。一註糴糴穀石。用府州印鈐。首開某年某月。奉本司發前項銀共若干。今平時估米每石價若干。該算穀若干。計銀若干。官糴每石增價若干。共出銀若干。入穀若干。完日務要明白填入。循環報查。次年春二三月。青黃不接。糴穀之時。務要查訪時估的確。每米一斗。值銀若干。約用穀若干。該價若干。官糴比市減價若干。定數出示。通行出穀若干。入銀若干。除原糴本銀若干。增出時估銀若干。又陸續收到詞訟銀若干。收貯至秋八九十月。仍將以前銀兩糴穀。俱如前例載簿。出銀若干。入穀若干。除春糴若干石。增穀若干。以後隨時糴糴。倣此例行之。每年秋冬出銀糴穀一次。春夏出穀入銀一次。凡舊管新收。併開除實在。四柱明白填報。本司循環以憑轉報兩院。

張朝瑞建常平倉廒議。伏覩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爲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責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蓋次災則賑糴。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曰賑濟。則賑糴在其中矣。賑糴即常平法也。奈何歲久法遷。各州縣僅存城內預備一倉。其餘鄉社。盡亡之矣。看得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則救荒之政。誠當亟講。顧既荒而賑救之也難。未荒而預備之也易。今之言荒政者。不越二端。曰義倉。曰

社倉。此預備而斂散者也。曰平糴。曰常平。此預備而糴糶者也。昔李悝平糴。耿壽昌常平。先後所見略同。萬世理荒上策在是矣。今欲爲生民長久之計。則常平倉斷乎當復者。茲欲令各屬縣。備查四鄉有倉者因之。有而廢者修之。無者各于東西南北適中水陸通達人烟輳集高阜去處。官爲各立寬大堅固常平倉一所。倉基約四畝。合用工料。本道查發贓罰幷該府縣查處無礙銀輳合。陸續備辦建造。每歲將守巡道及府縣所理罪犯抵贖實將一半糴穀入倉。或查有廢寺田產。及無礙官銀。聽其隨便糴買。又或民願納穀者。一如祖宗已行之法。一千五百石。請勅奬爲義民。三百石以上。勒石題名。或如近日救荒之令。二百石以上。給與冠帶。五十石以上。給與旌扁。大約每鄉一倉。上縣糴穀五千石。中縣糴穀四千石。下縣糴穀三千石。各實之。但不許逼抑科擾平民。各擇近倉殷富篤實居民二名掌管。免其雜差。准其開耗。每收穀一百石。待後發糶之時。每名准與平糴三石二名共糴六石。以酬其勞。糶完即換掌管。勿使重役。城中預備倉照常造送查盤。四鄉常平倉。免送查盤。止于年終。各倉經管居民。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撒數目。用竹紙小册開報該縣。縣將四倉類册申送各院。幷布政司及道府查考。凡收糴俱該縣掌印官。或委賢能佐貳官監督。不許濫委滋弊。穀到用該縣原發較勘平準斛斗收量明白。暫貯別所。積至百石以上。方許稟官一收。如有臨收留難。及未收虛出倉收。既收侵盜私用。冒借虧欠等弊。查究追足。各縣徑自從輕發落。其有侵冒至百石者。通詳定奪。每歲秋冬之交。本道或該府掌印管糧官。單車間一巡視。以防掌印官之治名而不治實者。每歲無饑小饑之年不糴外。或値中饑大饑。四鄉管倉人役。稟官監糴。另委富

民數名。用官較平等收銀。其出糶一節。當與四鄰保甲之法並行。如該鄉穀多。即糶穀一日。保甲一週。穀少則糶穀分爲二三日。或四五日。保甲一週。務使該鄉積貯之穀數。可待飢民冬春之糶數方善。四鄉不能盡同。各宜省行之。大率賑糶與賑濟不同。不必每甲尋貧民而審別之。以多寡其穀數。如一甲應糶五斗。或一石。或二石。則甲甲皆同。惟以穀攤人。不因人增穀。糶銀每甲一封亦可。庶乎易簡不擾。或甲中十家輪糶。則每日每甲糶不過二人。每人糶不過二斗。此荒年賑糶之大較也。每鄉除無災都保不開外。先期將有災保甲派定次序。分定月日。某日糶某保某甲。某日糶某保某甲。明白出令。保正副公舉貧民。至期令其持價糴買。如富者混買。連坐保甲。仍行張詠賑蜀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糴中饑糶倉穀之半。大饑糶倉穀之全。俱照原糴價銀出糶。不可加增。寧減之。大約減荒年市價三分之一。力可壓下穀價。不至騰踊。或倉穀糶盡而民飢未已。則愼選員役。持所糴穀本赴有收去處循環糴糶。源源而來。民自無飢。救荒有功員役。分別獎賞。此蓋儲用社倉之法。而糶用常平之意者也。四鄉糶完。即將穀價送官。聽掌印官于秋成之日。就近各選殷實人戶。領銀盡數。照時價糴穀。其牙脚等費。晒揚等耗。與造册紙張工食等項。俱准開銷。其穀晒揚乾潔。官監上倉。如法安置。仍總計糴穀正銀。幷牙脚折耗等費。每石約共銀若干。報官註册。以爲日後出糶張本。官不得將銀貯庫過冬。致高穀價難買。如穀賤不糴。責有所歸。是倉不設于空僻去處者。恐荒年盜起。是齎之糧也。穀不隸于臺使查盤者。恐委盤問罪。是遺之害也。行平糶之法。而不用稱貸取息之法者。恐出納追呼。蹈青苗之擾民也。蓋社倉之法立。則以時斂散。富者不得取

重息。而貧民霑惠于一歲之中。常平之法立。則減價糶賣。富者不得騰高價。而貧民受賜于數十年後大饑之日。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弗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也。

一定倉基　凡倉基俱南向。以四畝爲率。或地不足四畝者。聽其隨地建造。前後左右段落。務要酌量停勻。毋使偏邪。甚有基地不足三畝者。聽其將社學及看倉住房。從便另造于別地。不造入倉內亦可。然地基窄狹者。正廳房門可小。而兩倉房間架。決不可少。以其每間盛穀。原約四百石有餘。小則難容也。各倉基址。必擇高阜之處。以避水濕侵穀。若地有不平者。須填補方正平坦。方可興工。四面水道。必開濬歸一。不得聽其二三漫流。各縣先將四倉四至丈尺畝數。坐落地名。與應建倉廒廳舍間數。每倉畫圖一張。貼說明白。幷應給買民基價數。一一勘處停妥。申送該道府廳查覈。

一定倉式　保民實政簿開。各縣立四鄉倉。每縣積穀務期萬石爲率。州縣大者倍之。則大縣當儲二萬石。中縣一萬五千石。小縣萬石矣。今議倉式。頭門一座。約高一丈三尺八寸。中闊一丈。入深連簷一丈七尺六寸。兩傍耳房。每間闊八尺。以便住看倉人役。頂上用大竹篦覆之。蓋瓦。大門二扇。每扇闊三尺。東西廒房。大縣共該貯穀五千石。每邊應造廒房七間。中縣約共四千石。每邊應造廒房五間。小縣約共二千五百石。每邊應造廒房三間。每廒房一間。約貯穀四百石以上。約高一丈三尺六寸。闊一丈一尺二寸。入深一丈六尺。廒內先用地工。將廒深築堅實。外簷用石板鑲砌。內用厚磚砌底。仍用條石墊攔楞。本從宜。鋪釘松杉厚板。方鋪簟蓆。其倉頂上方木爲椽。椽上用板幔。板上用大猫竹打笆覆之。

笆上用土土上蓋瓦。其瓦須密。各週圍廒牆脚闊二尺八寸。先行築實。方用條石砌脚三層。上用地伏磚扁砌。純灰抿縫。中用稍碎磚瓦。少以泥和塡實。仍用鐵鋦鈁釘。如地勢高燥者。四面俱用磚牆。廒後及兩側牆。俱包簷。廒前牆上。簷闊二尺四寸。不拘七間五間三間中俱隔爲三段。七間者中三間。兩傍各二間。五間者中三間。兩旁各一間。三間者。亦隔三段。各開三門。氣樓亦如之。其廒內貼牆處。用木柵釘相思縫厚板。使穀不着牆。以防浥爛。廒口亦用相思厚板。橫閘。如地勢卑濕者。廒前一面。不用磚牆。廒板外。用圓木柵欄一帶。上面建廊。闊五尺六寸。廳前及兩倉外。明堂空地。俱用石板鋪平。以便晒穀。

正廳三間。中間作天花板。懸聖諭六條。以便朔望講習鄉約。約高一丈九尺六寸。中間闊一丈四尺八寸。兩旁每間闊一丈四寸。入深除簷二丈六寸。中間照壁門六扇。廳前兩旁用欄杆。外簷三尺。頂上用便磚。磚上用瓦。內地用方磚砌。簷下石板幔三面牆垣。牆脚闊二尺。先用地工築實。方用大石板砌脚三層。上用地伏磚扁砌。亦用鐵鋦鈁釘牢固。　後社學三間。或買舊屋建造。約高一丈七尺二寸。中間闊一丈一尺二寸。兩傍每間闊一丈。入深一丈六尺四寸。頂上用幔板鋪完。蓋瓦。內地用方磚砌。兩傍用磚砌腰牆。上用窗。每邊四扇。中間用隔門四扇。三面牆垣。牆脚闊二尺。先用地工築實。脚用石砌二層。高二尺。上用磚砌。　本倉外週圍牆垣。牆脚闊三尺五寸。約高一丈一尺。上用牆梯瓦蓋。先用地工深築堅實。牆脚用大石塊砌高三尺。內用土築。務離倉牆一二尺。內可容人行。其土不可貼近本牆掘取。　以上各項倉房廳舍。務期堅固經久。不在華美。其丈量地基起造房屋。幷量木植磚石。俱用大

官鈔尺爲準。其木匠小尺不用。須使畫一。毋致參差。

一辦倉料。倉廒每邊七間。合用柱木每根徑六寸。矮柱每根徑六寸。桁條每根徑五寸五分。抽梁每根徑四寸。椽木每根徑三寸。穿枋木每根徑四寸。地板楞木每根徑五寸。地板壁板每塊厚八分。正廳三間。合用中柱木每根徑一尺一寸。用實木邊柱每根徑九寸。大梁每根長二丈。徑一尺四寸。二梁每塊長一丈。徑一尺一寸。步梁每塊長八尺。徑一尺。抽梁木每根徑四寸五分。桁條每根徑六寸。椽木每根徑三寸。門房三間。合用柱木每根徑五寸。桁條每根徑四寸。抽梁木每根徑三寸。大門二扇。每扇闊三尺。後社學三間。合用柱木每根徑六寸。桁條每根徑五寸五分。抽梁木每根徑三寸五分。大梁每根徑九寸。長一丈八尺。二梁每塊徑八寸五分。長一丈。椽木每根徑二寸五分。頂上用幔板。鋪完蓋瓦。其餘幫機連簷門窗等項。開載不盡者。俱要隨宜酌量。採買製作。務使與各項材木大小規式相稱。

凡磚瓦就于近倉之地。立窰一二座。令窰戶自燒造。石灰見買。地伏磚每塊長一尺二寸。闊七寸。厚三寸。秤重十八斤。上燒常平二字。開磚每塊長一尺一寸。闊五寸。厚一寸。方磚每塊長闊各一尺。便磚每塊長七寸。闊六寸三分。瓦每塊長九寸。闊七寸。重一斤半。凡採買木植。俱要選擇圓長。首尾相應。乾燥老黃色者。毋用。背山白色嫩木。石板取青白堅細者。其黃色疎爛者不用。磚瓦擇青色者。黃色者不用。以上各項物料。各縣掌印官親將每倉應造廒廳舍。逐一親自從實勘估。酌量定價。照數給銀。責令原定各役採買木石等料。搬運一到。即具數報掌印官。幷佐貳委官及總管。各查驗揀選。堪用者

收之不堪用者即時退換不得虛冒混收燒造磚瓦不如式者不許混用仍置簿送縣印鈐日逐登塡收發數目明白委官不時稽查各縣仍將查佔過工料價銀總撒數目逐一造册報道查核　東西倉廒與正廳一應皆用新料其門房社學等料如有現成民房願賣可以改用者一照時價見銀平買庶工省費廉建造尤速惟不虧其價而人自樂從矣

徐光啓放糴倉穀法　各倉所銀糧出入之地姦僞易生若不立法稽核恐民不沾平糴實惠各縣凡遇放糴先宜當官較準斗斛等秤務與時勢相合印單釘號給各倉領用仍存一副在官備照次置官單照式刊刻聽各收銀富民刷印塡給交銀已完之人執憑支穀每倉置木籌三十根每根長三尺闊一寸二分以天地人三字編號自天一號歷至天十號止地人俱照編號幷發委官收候給糴穀人執照出入各富民于倉外擇一近便空處專收價銀經收守倉居民在倉發穀該縣選發謹愼吏役四名赴糴穀倉聽用一名掌籌傳送一名在東邊門外查驗單票號籌放入入倉二人在西邊門內一收單驗穀一收籌放穀出門倉內用大銅鑼一面東邊門外置鼓一面凡有保甲人民持銀赴糴富民即時將銀秤收明白備將保甲人民銀數幷應與穀數登記號簿及塡單付糴穀人執候類有十人先將天字號籌十根散給各執單持籌從東邊聽吏查明擊鼓三聲放入如糴穀二石或一石五斗者必數人支領單上明註幾人進倉領籌幾根即一人止糴穀五斗亦准領籌一根蓋有一人即執一籌也量穀牙斗用攩平斛不許用手平斛致有高下十人量完發穀之人將單即註發訖二字鳴鑼一聲十人負穀齊行然後門外擊鼓放人

入。庶倉內不致壅雜。若散天字號籌已盡。卽散地字號籌。地字號籌已盡。卽散人字號籌。計散人字號籌之時。而送天字號籌之吏已至矣。相繼輪轉。周流不窮。如東無單籌執照而入者。與西無單籌負穀而出者。及有單無籌。有籌無單。幷穀比單數多者。許各吏一體拏送究治。委官選差皂隸四名。守門捕役四名。內外巡綽。以防姦弊。至晚收單吏將單類送委官查銷。委官將銀封貯縣庫。仍聽道府幷府管糧官。該縣正官。不時親臨倉所庫驗。或曰限以五斗。恐貧民銀少。聽其升糴。恐人衆擁擠。富民收銀不及。宜另擇空處。每晨領穀數石。或以升糴。或以斗糴。此不諭保甲。不用單籌。不拘銀錢。聽其便宜。至晚交價還官。此亦一法也。

倉義考

（荒政叢書之九）

俞森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同一版本墨
海在先故據以排印

義倉考

隋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尙虛。議水旱備。度支尙書長孫平言。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積，九年作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簡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十五年詔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于後乏絕。觀此詔，則知當時義倉，亦屬虛文耳。十六年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皆困水災。所在沈溺。天子遣使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萬石。

胡寅曰。賑饑莫要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于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飢民庶乎有濟。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上聞矣。比及報可。委屬吏經畫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官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食。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瘳乎。

邱濬曰。義倉之法。其名雖美。其實于民無益。儲之于當社。亦與儲之州郡無以異也。何也。年之豐歉無

常地之燥溼各異官吏之任用不久人品之邪正不同由是觀之所謂義者乃所以爲不義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但見其事煩擾長吏奸而已其于賑恤之實誠無益焉然則如之何而可愚竊謂必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于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挨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之就量用其中米以爲腳費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擇人以用必加以殊禮不必拘拘于所轄專專于所屬如此庶幾民受其惠乎

唐貞觀初戴胄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詔畝稅六升粟米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下戶及蠻獠不取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至秋而償著爲令高宗以後稍假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復置之天寶八年天下義倉米六千餘萬石

陸贄奏議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饗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歡乏之外設備于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恇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隣里之委積以恤

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惟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于下禍延于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于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糇糧已通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鄙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斂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

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邦。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使于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倖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于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開成元年。戶部奏諸州縣所置常平義倉。請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然盈充。

宋乾德中。詔諸州于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藉申州。州長吏卽計口貸訖。然後奏聞。

董煟曰。今之義倉。誠得遺人委積之遺意。然必散貯于鄉里郊野之間。則所及者均。蓋憔悴之民。多在

鄉村。于城郭頗少。比年義米。轉輸州倉。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今應每遇凶歉。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撥還義倉元米。其水脚之需。亦于米內量地里遠近消算。縣之于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矣。

仁宗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于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飢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幷之家。出粟數千石。卽補吏。是豈以官爵爲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爾。且兼幷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之濟。則兼幷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

皇祐五年。右司諫賈黯乞立民社義倉。疏既上。上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充與黯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爲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稅賦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于是黯復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患民迫于飢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麥粟。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

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賑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賤甚貴之傷。或遇凶饑。發以賑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爲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爲煩擾。則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于民。豈于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于衆論。終不果行。

仁宗時。張方平上倉廩論。略曰。比者敕書。有諭州縣。使立義倉之言。徒有空文。而無畫一之制。于茲三年。天下皆無立。凡今之俗。苟且因循。嚴令堅約。猶復違慢。爲民興利。豈易其人。有位者無心。有心者無位。在上可行者。務暇逸而從苟且。在下樂行者。或牽束而不得專。以故民間利不克時興。害不得時去。積成弊蠹。以及喪敗。又凡事體。興立實艱。隳壞孔易。或謀以爲利。而轉以爲害。彼義祖社倉者。齊、隋、唐氏。既嘗爲之矣。始爲百姓儲備之道。終爲辟君淫侈之費。是于籍外更生一調也。誠國家規前代之善策。爲濟人之計。明立條式。權其斂出。令天下之縣。各于逐鄉築爲困廩。於中戶已上。爲之等級。課入穀麥。其輸入之數。視歲薄厚。爲之三品。縣掌其籍。鄉吏守之。遇歲之饑。發以賑給。小饑則約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約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約大熟之所斂。專自縣鄉檢校之。無使州郡計司。侵取雜用焉。此則收自優戶穰歲之有餘。散于貧人凶年之不足。不使兼幷賈人。挾輕資。蘊重財。罔其利以豪奪於吾人。此其協于大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意。符于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賙之法。契詩人京坻之頌。應時令賑乏之理。使民足而知順

讓益歸於本業誠爲國之大事也

元祐問上官均疏臣聞盜賊之多常起于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荒恤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熙寧十年始備隋唐之舊與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斂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于民斂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于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效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所出才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況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强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於無事今平糴之法既以修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于村鎮有巡檢廨倉處建立倉廩以便斂散其餘條例令有司更加修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紹興中趙令諲請糴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沈該等言義倉米不應糴恐失預備上曰逐郡自有米數若量糴十之三椿其價次年復糴亦何所損

董煟曰義倉本民間所寄在法不當糴錢但太陳則不可食高宗言椿其價次年復糴與今之糴米移用者有間矣

二十八年詔祖宗義倉以待水旱最爲良法州縣奉行不虔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救其令監司檢

視實數補還侵失。

董煟曰。義倉本民物。寄之于官。凶荒水旱。直以還民。不宜認爲己物也。劉行簡轉對奏狀略曰。義倉之法。論始于隋。增廣於唐。國朝因焉。隋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然立法有未備也。至唐貞觀間。戴胄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畝頃。每至秋熟。以理勸課。盡令出粟。各於所在。爲立義倉。國朝乾德間。天子哀歲之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轉輸之困。又罷之。至神宗始復舊制。民到於今賴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者。取粟于民。還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今也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饑散給。而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就食者。蓋亦鮮少。況所待不足償勞。流離顚沛。有不可勝言者。此豈社倉之本意哉。臣愚謂義倉之粟。當于本縣村鄉。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遠近分布。俾適厥中。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歷。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也。

乾道間。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斗別給五合。卽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以上。卽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災傷去處。支給不多。訪聞皆是

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攷。乞下諸路稽攷施行。趙汝愚疏。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糴。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嘆。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强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寇攘剽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行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廒。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收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過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矣。慶元初。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以臺臣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負郭義倉。令就州輸送。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虛。以議最殿。林栁常平義倉論曰。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法。自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於元帝。復於顯宗。隨置隨復。無有定制。至於我朝。置場置倉。熙寧以來。而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然常平之始置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狼戾之時。農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之日。

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羅本而爲青苗之錢。鬻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錙。官帑厚矣。如民貧何。鬻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矣。厥後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於我朝。罷復不常。至於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然義倉之由設也。自民而入。自民而出。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爲軍國之資費。官知其斂。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壞矣。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致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郭。尙可少濟。村落之民。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羅於場。以活其已飢之殍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焉者。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斂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籮頭斛面。重斂取盈。噫。可嘆也。予謂民不必甚與。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捄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飢之民。何益哉。寧願爲不取繭絲之尹鐸。毋願爲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爲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邵雍有言。諸賢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勗諸。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隋立義倉。公私廩積。可供五十年。至元六年。有旨。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

遇年熟。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勒支。後遇歉歲。就給社民食用。社長明置收支文歷。致無損耗。自是以來。二十餘年於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乏之處。頃來水旱相仍。螟蝗蔽天。饑饉薦臻。四方迭苦。轉瓦就食。老弱不能遠移。而殍者衆矣。彼隋立義倉而富。今立義倉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臣試陳之。今條款使義倉計丁納粟。意以饑饉之時。計丁出之。以取均也。又條款使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日。驅丁豈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居無田者。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樂歲粒米狼戾。乞丐者踵門。猶且與之。況一社之人。而至儉豈宜分彼此哉。是蓋當時議法大臣。有乖陛下之本心也。伏望普頒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人。共穿築倉窖一所。爲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聚之。凡納例。常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捐社豐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勒爲定體。凡社司社長。掌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檢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詔在焉。如是則非惟共相賑救而義風亦行。

至正間。立大司農司條畫內一款。每社立義倉。社長主之。如遇豐年。收成去處。如家驗口數。每口留粟一斗。若無粟抵斗。存留雜色物斛。以備歉歲就給。如人自行食用。官司並不拘檢借貸支動。經過軍馬。不得强行取要。社長明立文歷。如欲聚集收頓。或如家頓收。聽從民便。社長與社戶從長商議。如法收貯。須要

不致損壞。如遇天災。不收去處。或本社內有不收之家。不在存留之限。明洪武初。命戶部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貯。每縣於境內。定爲四所。於居民叢集處置倉。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值。官儲粟而扃鑰之。令富民守視。凶歲賑給。已又令未備處皆舉行。而召天下老人至京。隨朝。命擇其可用者。使齎鈔往各處。協同所有官司糴穀。

正統七年。令各府州縣。一應職罰入官之物。俱於年終變賣在官。候秋成糴糧。預備賑濟。

天順初。詔預備倉有司。常加修理。蓄積糧儲。遇年凶民飢。驗口賑濟。待豐年仍將收貯在庫贓罰。照依時價收糴。收支之際。並令掌印官員專理。不許作弊。軍民人等有願納粟穀者。照例收管。見數奏聞。以憑旌異。合於上司及風憲官。按臨點閘。但有侵欺盜用者。便行拏問。

成化中。敕藩憲言。異時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貯蓄。備旱澇。爲民賴也。比及廢弛。宜覈實見在貯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贓贖糴爲備。有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撥。或於各里上中戶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於附近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至通同官吏。實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衙所地亦如之。

宏治三年。戶部議預備倉糧。係救荒至計。合照州縣大小。里分多寡。積糧難易。斟酌舉行。其有司預備倉。十里以下。積糧一萬五千石。二十里以下。二萬石。三十里以下。二萬五千石。五十里以下。三萬石。一百里以下。五萬石。二百里以下。七萬石。三百里以下。九萬石。四百里以下。一十一萬石。五百里以下。一十三萬石。六百里以下。一十五萬石。七百里以下。一十七萬石。八百里以下。一十九萬石。如其數。斯爲稱職。過其

數者。果有卓異政績。聽撫按具奏旌異。給與本等誥命。過其數而多增一倍者。再有卓異政績。具題旌擢。仍給本等誥敕。行移吏部。遇缺不次擢用。不及數者。以十分爲率。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是爲不職。候九年考滿。送吏部降用。至於知府。視所屬州縣。以積糧多寡爲勸懲。如所屬州縣倉糧俱如數者。知府亦爲稱職。州縣倉糧。過其數而多增一倍兩倍者。知府知州。一體旌異陞擢。不及數三分。及六分以上者。知府知州。一體罰俸降用。至於六年。亦照此查算。積糧多寡。以憑黜陟。其軍衞比之有司不同。必須量減。庶可責成。三年之內。每百部所各要積糧三百石。數外有能積穀百石以上者。軍政掌印指揮千百戶。俱給羊酒花紅激勸。不及三百之數。一體住俸。以後年數不拘石數。務要年年有積。無積者。比較責罰。侵欺者。參奏拏問。前項倉糧。係有司者。著落有司府縣正官整理。係軍衞者。著落都司衞所軍政掌印正官整理。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管糧管屯等官。往來提督。時常稽考。以後仍三年一次查盤。詔從之。

胡世寧曰。宏治初年。州縣親民之官。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唯圖覓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饑死。此先朝舊規守遵復也。陳龍正曰。此時司計秉國者誰耶。徒講積聚而不講更換新陳之法。必至化爲埃塵。且查盤數缺。必勒賠塡。官民之累。俱無窮矣。困天下之粟。苦天下之官民。使粟陰消耗於世間。而百姓曾不得其用。不亦左乎。至於今日。天下皆無復有預備倉。實斯

議蠲之也。使楊文貞主持。周文襄行事。肯若是哉。今存其計里積糧之數。以備稽考。

嘉靖中。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善於義倉。宜貯之里社。定爲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爲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粟多寡。收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歲。則計戶給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償。中下者免之。凡給貸悉隨於民。第令登記册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

戶部尚書梁材言。天下郡縣。各置預備倉。豐年則斂。歉年則散。本以爲民。而行者率失初意。設立斗戶。收守支放。文移往返。交盤旁午。斗戶負累。民不沾仁。凡以屬之於官故也。今兵部侍郎王廷相。欲仿古義倉之法。出之於民。而藏之於社。社立正副。每月朔爲社會。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申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獎戒之。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侵上戶亦次及之。蓋以有餘補不足者。昔人謂救荒無善政。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從之。

隆慶初。王君賞請寬積穀之例。言近時有司積穀之數。雖已減半。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數千石。即日入民於罪。不可得盈。宜再減其額。時知州尹際可等。積穀不如數。例當降調。吏部言。有司積穀備荒。雖亦急務。然校之正賦。輕重自是不同。況皆出贓罰紙贖及他設處所入之數。視地方貧富。獄訟繁簡爲差。不可以預定也。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事之端。反失濟民初意。上是之。

沈朝宣曰。倉號預備。爲凶荒設也。其積穀取諸罪贖。要在照時直徵銀。選委一二殷實誠篤大戶掌管。

俟至銀多。諭令傾成足色。每千兩爲一錠。官給批文。加以路費。立限差往多穀地面。擇買嘉穀。差官監收其斗級。祇令收貯看護。如此則穀雖年深。自堪食用。若令罪犯備穀上倉。則官吏斗級留難。以營分例。遂使附近積奸包納。其穀未免僞雜。一經查盤簸揚。勢必虧耗。其經手人員。定遭問罪賠補。若值凶荒。窮民嗷嗷望食。徒以不堪者發賑。其何濟乎。

潘潢復積穀疏。查得先該戶部。奏行天下府州縣官。各照里社。積穀備荒。立格勸懲。不爲不密。但如每一小縣十里之地。三年之間。不問貧富豐凶。概令積穀萬五千石。限數既多。責效太速。以致中才剝削取盈。貪夫因緣爲利。往往歲未及饑。民已坐斃。及遇凶荒。公私俱竭。爲困愈甚。臣聞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窮倉廩者。財之末也。與其聚民脂膏。以實倉儲。孰與盡力溝洫。以興水利。若宋儒朱子。賑濟浙東。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見有陂塘處。田苗蔚茂。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歎水利。不可不修。謂使逐村逐保。各治陂塘。民間可以保無流離餓莩之患。國家可以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此則救荒不如講水利。明效大驗之可見者。合無本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御史。申明憲剛。嚴督所屬。凡境內應有圩岸壩堰坍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以備旱潦。毋致失時。有傷禾稼。及因而擾害於民。每季終。預將疏築完壞。備細緣由。開報御史及總督水利官員。不時巡歷勘驗。如有申報不實。及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爲不職。從實按勘施行。遇該考滿。格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爲民興利。如白起溉鄭。鄭國開渠之利者。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其八分紙價贖

罪賍罰銀錢。香錢引契。魚鹽茶酒等稅。不依解部者。悉如御史王重賢等所言。盡數糴穀。入倉備賑。不許分外分毫科罰侵尅。庶幾藏富於民。因地之利。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管子所謂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者。用此道矣。

靳學顏論積穀疏。臣聞之邊鄙强固。則遠人怵服。中原乂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宰卿。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於燕。東極齊。西極秦。南阻江淮。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强敵。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衛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强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則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五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眞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卽有水旱。何所賴焉。卽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厩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

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爲山西積穀。荷蒙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爲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中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於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於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淮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于轉徙。轉徙不已。必至於爲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以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投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

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之散。利歸于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官。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部議請以防秋客兵銀。并鹽課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又修復社倉。令所在有餘積。無爲文具。竟不果行。

陳龍正曰。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其名者也。隋、唐畝賦六升。民困極矣。宋於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大病。總在收貯於官。假如遇饑饉悉以還民。猶多此一納一出。況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弊。貧民猶苦奔走候領。況不及貧民乎。古之王者。使民各蓄其有餘。而後世必欲取諸民。而代爲之蓄。古之王者。自節其餘。以春補秋助。而後世加取於正賦之外。而强半更留以自肥。如之何農不饑死。朝與野不相肯以俱貧也。朱子仍社倉之名。而默變其官貯之法。隋、唐粗政。返爲純王。損下轉而益下矣。然當時亦但令民間自添社倉。未嘗革去官府義倉。須令民間社倉旣多。官府義倉。一概不用。然後全利而無害也。

明預備倉。考會典。祖宗設倉貯穀。以備饑荒。其法甚詳。凡民願納穀者。或賜獎敕爲義民。或充吏。或給冠帶散官。今有司以官田地租稅契引錢。及無礙官銀糴穀收貯。近時多取於罪犯紙贖。以所貯多少爲考績殿最云。例具於後。

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爲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

實民人管理。正統五年。奏准各處預備倉。凡侵盜私用。冒借虧欠等項糧儲。查追完足。免治其罪。其侵盜證佐明白。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又議准。凡民人納穀一千五百石。請敕獎爲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三百石以上。立石題名。免本戶雜泛差役二年。又敕廣西布按二司。幷巡按等官。查勘預備倉糧。內有借用未還。幷虧折等項。著落經才人戶。供報追賠。其犯在赦前者。定限完日。悉宥其罪。赦後犯者。追完照例納米贖罪。若限外不完者。不論赦前後。連當房妻小。發遼東邊衞充軍。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敕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幷府州縣官。處置預備倉糧。仍令巡撫侍郎。幷都御史等官。兼總其事。又令軍民人等。各驗丁田。自願出粟備荒者。聽從其便。官府不許逼抑科擾。又令各處預備倉。或爲豪民占據。責令還官。或年深損壞。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爲照舊起蓋。又令各處預備倉。凡民人自願納米麥細糧。一千石之上。雜糧二千石之上。請敕獎諭。七年。令福建布政司。凡預備倉糧。給借飢民。每米一石。候有收之年。折納稻穀二石五斗還官。成化六年。奏准預備救荒。凡一應聽考吏典。納米五十石。免其考試。給與冠帶辦事。在外兩考。起送到部。未撥辦事吏典。納米一百石。在京各衙門。見辦事吏典。一年以下。納米八十石。二年以下。納米六十石。三年以下。納米五十石。免其考試。就便實撥當該滿日。俱冠帶辦事。各照資格。挨次選用。又令在外軍民子弟。願充吏者。納米六十石。定撥原告衙門。遇缺收參。又令鳳陽、淮安、揚州三府。軍民舍餘人等。納米預備賑濟者。二百石。給與正九品散官。二百五十石正八品。三百石正七品。又令各處預備倉。州縣掌印官。親管放支。不許轉委作弊。

又令順天府河西務、山東臨清、直隸淮陽等關、鈔貫暫且折收粳粟糧米、俱以十分爲率、各存留三分、其餘七分、河西務運至天津衞、滄州等處、臨清運至東昌府、德州等處、淮安運至濟寧州、徐州等處、揚州運至邳州、桃源縣等處、俱各收貯預備官倉賑濟、待明年豐稔、仍各收鈔　九年、令直隸保定等府州縣兩考役滿吏典、納米一百石、起送吏部、免其辦事考試、就撥京考、二百五十名、免其京考、冠帶辦事、一百七十石、就于本府撥補、三考滿日、送部免考、冠帶辦事、俱挨次選用、其一考三箇月以裏無缺者、納米八十石、許於在外轄歷兩考　宏治三年、定有司每十里以下、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軍衞每一千戶所、積糧一萬五千石、每一百戶所、三百石、每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軍衞不及三百之數者、一體住俸　宏治十年、奏准、凡三年一次查盤預備倉糧、除義民情願納粟、因犯贖罪納米外、但有空閒官地、佃收租米、及贓罰紙價引錢、不係起解支剩無礙官錢、盡數糴米、三年之內、不足原數、別無設法者、俱免住俸參究　十七年、議准、遼東預備倉米穀陳腐、查勘堪用者、抵石放支、各該衞所官軍月糧、其米色頗陳、尙堪食用者、酌量折添斗許、與新糧間月支給、浥爛不堪者、著令經收人員領出照依律例追賠耗糧、照例遞減支放盡絕、將廒座修理、照例召買上納　十八年、議准、在外司府州縣問刑、應該贖罪等項、贓罰等物、盡行折納糴買稻穀上倉、以備賑濟、並不許折收銀兩、及指稱別項花銷　正德二年、令雲南撫按、同三司掌印等官、查勘各庫藏所積、除軍前支用銀外、物其餘堪以變賣、及官地湖地等項、可以召人佃種收租者、儘數設法糴買米穀上倉、專備賑濟、

又議准各司府州縣衙所問刑衙門凡有例該納米者每石折穀一石五斗收貯各預備倉　四年議准湖廣原留賑濟支剩銀兩著糴買米穀上倉以備荒年　五年奏准司府州縣衙所預備倉分添設土倉官盡行革退照舊令州縣正官或管糧佐貳官收放　七年令在外問刑衙門凡問擬囚犯該納紙劄者二分納紙八分折米穀上倉不許折收銀兩　又議准陝西所屬問刑衙門將一應該收人犯贖罪紙價准其收納粟米穀麥等項上倉　八年議准遼東遇有本鎮犯該立功官員免其立功納穀一百石收貯預備倉其別處發來立功照舊行　十四年令遼東比照宣大事例將巡按幷大小衙門問過一應贖罪銀兩存留本處以備買糧賑濟　嘉靖三年令各處撫按官督各該司府州縣於歲收之時多方處置預備倉糧其一應問完罪犯納贖納紙俱令折收穀米每季具數開報撫按衙門以積糧多少爲考績殿最如各官任內三年六年全無蓄積者考滿到京戶部參送法司問罪　四年令各處撫按官通查積穀備荒前後議處過事宜翻刊成册分發所屬著落掌印等官時常檢閱永遠遵守撫按清軍官每年春季各將所屬上年收過穀石實數奏報戶部時常稽考以憑賞罰　六年令撫按二司督責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以備救荒仍倣古人平糴常平之法春間放賑貧民秋成抵斗還官不取其息如見在米穀數少將貯庫官錢幷問過贖罪折抵銀兩赴秋成時委賢能官一員糴買比時估量添二三文府以一萬石州以四五千石縣以二三千石爲率明立簿籍查考歲荒減價糶與窮民仍禁姦豪不許隱情揑名多買罔利事發重治　八年題准各處撫按官設立義倉令本土人民每二三十家約爲一會每會共推家道殷實

素有德行一人爲社首。處事公平一人爲社正。會書算一人爲社副。每朔望一會。分別等第。上等之家。出米四斗。中等二斗。下等一斗。每斗加耗五合入倉。上等之家主之。但遇荒年。上戶不足者。量貸。豐年照數還倉。中下戶酌量賑給。不復還倉。各府州縣造册送撫按查考。一年查算倉米一次。若虛。卽罰倉首出一年之米。又令各處撫按官。督所屬官。將贓罰稅契引錢。一應無礙官錢。糴買稻穀。或從宜收受雜糧。以備荒歉。各該官員。果能積穀及數。聽撫按官覈實旌異。若不用心舉行。照例住俸。又奏准州縣積糧之法。如十里以下。積糧一萬五千石。二十里以下。二萬石。三十里以下。二萬五千石。五十里以下。三萬石。百里以下五萬石。二百里以下七萬石。三百里以下九萬石。四百里以下。一十一萬石。五百里以下。一十三萬石。六百里以下。一十五萬石。七百里以下。一十八萬石。八百里以下。一十九萬石。三年之內。務穀一年之用。如數爲稱職。過數或倍增。聽撫按奏旌。不次陞用。不及數者。以十分爲率。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爲不職。送部降用。知府視所屬州縣積糧多寡。以爲勸懲。其軍衞三年之內。每一百戶所。各積穀三百石。數外多積百石以上者。軍政等官。俱給花紅羊酒激勸。不及數者住俸。九年。令天下各府州縣。有積久米粟。盡數平糶。以濟貧窮。候收成買貯新穀。務足前數。二十四年。議准。徒杖笞罪。審有力者。俱令照例納米入預備倉。不許以稻黍雜糧准折上納。萬歷五年。議准。行各撫按。詳查地方難易。酌定上中下三等。爲積穀等差。如上州縣。每歲以千石爲準。多或至三二千石。下州縣以數百石爲準。少或至百石。務求官民兩便。經久可行。自本年爲始。着令定額。每年終。分別蓄積多寡爲賞

罰。其不及數者。查照近例。以十分爲率。少三分者。罰俸三個月。少五分者半年。六分者八個月。八分以上者一年。仍咨吏部劣處。全無者。降俸二級。亦咨部停止行取推陞。時有成效。撫按酌議題請復俸。若仍前怠玩。參究革職。　七年題准。各省直撫按。督各州縣掌印官。將庫貯自理紙贖。幷撫按等衙門所留二分贓罰。盡數糴穀。其追贖事例。春夏折銀。秋冬納米。如年久穀多。酌量出陳易新。以免浥爛。　又議准。各省直撫按。酌量所屬知府。地方繁簡貧富。定擬積穀分數。其積不及數者。與州縣一體查參。其陞遷離任者。照在任一體參究。　八年題准。各撫按官。查盤積穀實數。分別府州縣總撒。塡注主守職名。每年終奏報。其更代官。候交盤明白。方准離任。　又題准。各有司積穀。除遵照原議外。不許妄行科罰。剝民利己。果有水旱災傷。具奏減免。其賑濟穀數。即申報開銷。不必復令飢民抵還。　十一年題准。各省直撫按官。會同司道。各查所屬除富庶州縣。仍照原額積穀。其疲敝災傷及里分雖多。詞訟原少者。酌量裁減。以後照例查參。俱以三年爲期。通融計算。分別蓄積實在之數。照例旌奬參罰。如三年之內。偶遇陞遷事故。撫按官行該司道。按年考覈。積穀如數。方許離任。果有災荒事故。委不能及原數者。明白具奏。方免參罰。其考滿朝覲。俱照例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常平倉考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玉池董雲霆）

G一五六四上